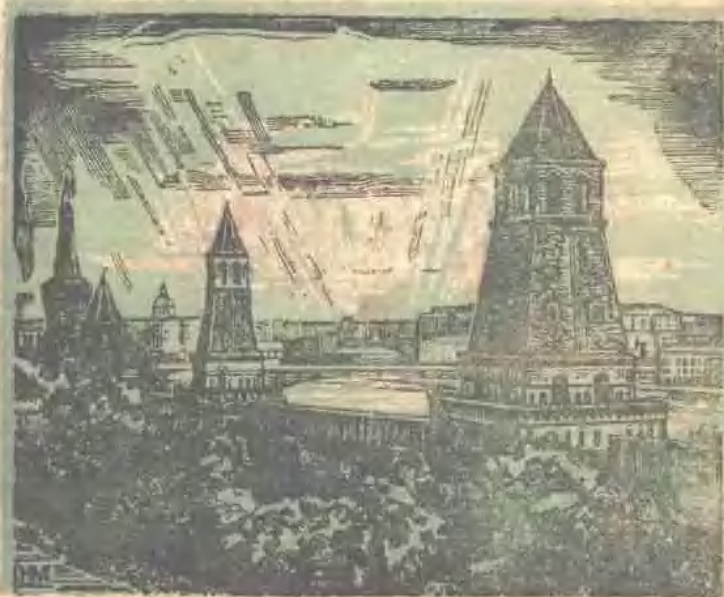




蘇聯見聞錄

光華書店發行 • 一四九八 • 哈爾濱

蘇聯見聞錄

茅盾著



02007

蘇聯見聞錄

著者 茅盾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華東·華北·東北·中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SILIAN
GOUWEN LU

一九四八年在哈爾濱印造
每冊發行八千冊

序

去年五月，在上海，無意中遇到了一位中學時代的同學；我們有十幾年不通音訊了，一旦晤面，當然彼此都很高興。東南西北說了一陣，這位朋友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低聲問我道：「到底蘇聯是怎樣一個地方？你剛從蘇聯回來……」

他不說下去了，他似乎在斟酌自己想說的話。

我靜默地等待着。但我心裏却在想：大概他的問題很多，所以先要整理一下再提出來罷。回國以後，在上海各大學作過講演，也參加過若干文化團體和私人的座談會，每次都有大大小小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提出來，提問題的人態度都很嚴肅，而所提的問題也依各人的生活，職業，社會階層等等而大有不同，但那種認真求知的精神都很使人起敬，可惜我不是蘇聯研究的專家，雖然去遊歷了幾個月，而見聞淺陋，所答不能滿足所問，實在深感慚愧。我一邊這樣想，一邊看着這位老同學的嚴肅而鄭重的面容，就有點促不安起來了。

這其間，老同學終於也把思緒整理好了，他提出的那個問題卻是我所猜想不到的，他說：

「蘇聯有沒有我這樣的人？」

我一怔，我不知道怎樣回答——我簡直摸不清他這句話的意義。

老同學看到我發窘，也忸忸地笑了笑，伸手指了搔頭皮，表示抱歉地問道：「我這話沒頭沒腦的，你不明白我的意思罷？哦，怎麼說好呢？……哦，先來講講我自己。我們十多年不見了，我的情形恐怕你是不會聽得的……」

老同學夾七夾八講了一大堆。概括起來，是這樣的意思：他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對於政治不感興趣，他沒有占過人家的便宜，也不想占人家的便宜——當然，人家占了他便宜的時候，他也要憤憤不平的，不過，止於憤憤不平而已。

「我有我的小天地——我所喜歡的工作，搜羅各地的風俗習慣的材料……」老同學敬了一口氣，淡淡一笑，客氣地接着說，「玩物喪志罷了，見笑得很，可是，這是我的興趣之所寄。人家看來，當然我是落後了，有時我也承認：恐怕有點落後。可是，儘管我非的是不急之務，究竟也無害於人，是不是？」

他煞住了話頭，嚴肅地望着我，然後單刀直入地問道：「聽說蘇聯人不能自己選擇職業，都得由政府指定，是不是真的？」

我忍不住笑了，我終於也悟到他開頭那個問題——「蘇聯有沒有我這樣的人？」——是什麼意義了，我回答道：「那是蘇聯的人造的謠言。」

「哦，讀書！我本來就有點懷疑，父母尚且不能指定兒女幹什麼職業，只能勸告勸告。」
「對了，你說的很對。」我不禁想到市面上各種各種情形，狀同關於蘇聯的謠言，其中有一些想入非非，不近人情，簡直是把所有的人都當作傻子，只有他這讀書人是聰明的。

自有蘇聯這社會主義的國家以來，造謠家即有了事做。最近的趨勢，似乎專在「自由」兩字上做文章。三年前，我們就聽到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在享有平等而無自由」。作此說者又假裝公平，說英美等國「有自由而無平等」。製造這些妙論的人們極力想抹殺一個真理：自由的基礎是平等。中國諺語有云：「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爲什麼州官有放火的自由，而百姓則連點燈的自由也沒有了呢？因爲州官和百姓不是平等的。製造這些妙論的人們又發明了「蘇聯人不能自己選擇職業，都得由政府指定」的神話。我的那位老同學就是受了這一類「神話」的神經攻勢之一人。但是，在這年頭兒，這一類「神話」的「市價」畢竟也每況愈下了。不甘受謠言所惑弄的最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渴求認識蘇聯的真實情形，他們不放過每一個最小的機會，在每一個提問題者的眼光中，我都看到這同樣的熱忱。

受了這樣熱忱的鼓勵，我陸續寫下了遊歷蘇聯時的見聞。這些一鱗一爪的筆記，當然不夠得恨；對於渴求知道蘇聯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文藝等等各方面偉大成就的人們，這些筆記是連「畫餅充飢」也談不到的。而我之所以還有勇氣把這樣淺陋的東西拿出來，一則是由此可以

窺見蘇聯人民生活的剪影，二則是由此也可以知道蘇聯人民保衛世界和平民主的奮勇與堅決。

三十年來，每當中國人民艱苦奮鬥以求自由解放的時候，首先給予偉大的同情與援助的就是蘇聯。中蘇兩大民族的堅固的友誼，是從蘇聯建國的那一天就開始了的。去年以來，國際的戰爭販子仇蘇反蘇，叫囂日烈，而利用中國人民做「貓腳爪」的陰謀，也日益明顯。中國人民知道誰是友，誰是敵，陰謀構陷者終必自食其果。但是我們仍當提高警惕。如果本書能夠對於中蘇兩大民族友誼之鞏固及文化交流之增進都有所裨益，那是筆者最大的光榮，同時也是最大的期待。

最後，筆者（同時也代表我的妻）極願借本書出版的機會，對於蘇聯文化界友人在我們遊蘇期間所給予的隆重的友誼，誠懇地表示感謝。特別要感謝 VOLES（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會長凱美諾夫先生，他爲我們計劃了極周到的參觀節目。也要感謝 KOZIN 東方部主任葉洛菲也夫先生，他幫助我們實現參觀計劃而且差不多天天來照料我們的日常生活的。也要感謝鮑羅賓先生和史班諾先生；在遊歷列寧格勒，高加索和中亞細亞的時候，鮑羅賓先生每次都陪同着我們，而史班諾先生的翻譯則爲我們解決了語言上的困難。

同樣，我們也要感謝喬治亞對外文化協會會長彌卡瓦先生，阿爾美尼亞對外文化協會會長卡萊太爾先生，列寧格勒，塔什干，巴庫各作家協會及對外文化協會的諸位先生，他們的隆重的招待和誠摯的友誼，使我們永遠不能忘記。

一九四八年二月廿日，茅盾。

目次

序

第一部 日記

第二部 見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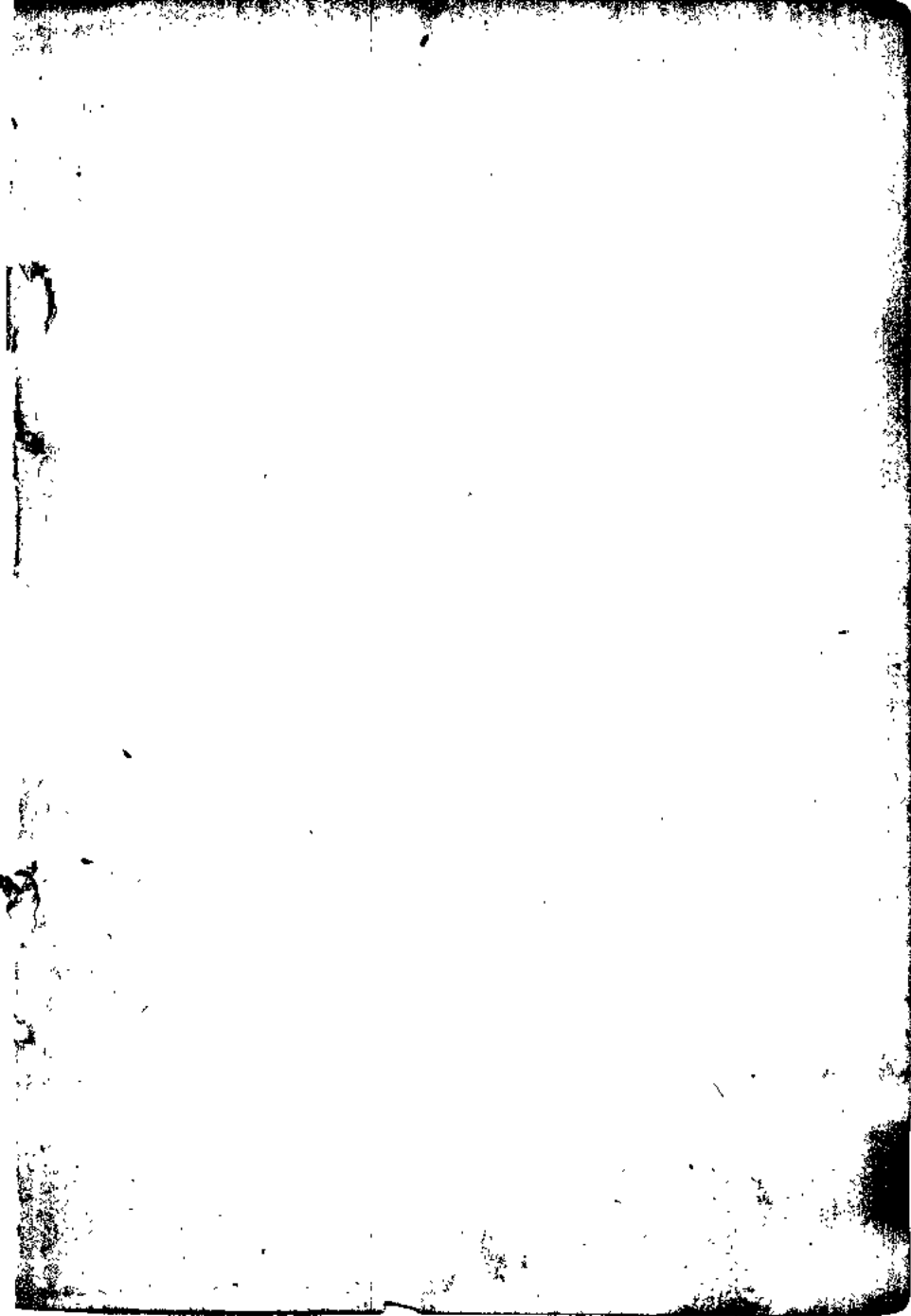
「斯摩爾納號」	一七
海參威印象	二一
「紅軍戰利品（武器部分）展覽會」	二四
「列寧博物館」	二五
「紅軍博物館」	二六
關於「真理報」	二九
「星火」和蘇爾科夫	三三
「列寧圖書館」	三七

「兒童讀物報」訪問記	二五二
「紅十月廠」	二五三
「高爾基世界文藝院」及「高爾基博物館」	二五四
「革命博物館」	二五八
兩個中學校	二五九
古列涅列	二六〇
喬治亞「歷史博物館」	二六一
「兒童宮」	二六二
棉偉利吉的「地下印刷所」	二六三
阿爾美尼亞「歷史博物館」與「民衆圖書館」	二六四
傀儡戲和奧布拉梭夫的傀儡戲	二六五
再談奧布拉梭夫的傀儡戲	二六六
卡泰耶夫訪問記	二六七
馬爾夏克談兒童文學	二六八
西蒙諾夫訪問記	二六九

吉靈諾夫訪問記	三〇
「托爾斯泰博物館」	三三
「紅旗工廠」	三六
「耐克拉索夫博物館」	三九
列寧格勒的「普希金博物館」	四一
烏茲別克的第一個歌劇「蒲朗」	四六
歌劇「前衛」和交其儀	四九
烏茲別克文壇概略	五二

目

記



十二月五日，星期四。載着朋友們回去的「登陸艇」漸漸去遠了，我站在船舷，心裏很難過。這時已經是十一點多，他們一定感到肚子餓了；據一虹兄說，因為事前沒有準備，所以沒法請朋友們在船上喝杯茶喫些點心。

寶權兄還留著。從南京來的蘇聯大使館的隨員讓考夫先生是要伴送我們夫婦倆直到莫斯科的，但讓考夫這時還不見上來，寶權兄和克留科夫先生（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駐滬代表）盼他來了給我介紹過後回去。克留科夫很懇切地對我說：「你們需要什麼，有什麼問題，都找讓考夫好了。不要客氣。」這一次返航的「斯摩爾納」載去好幾位蘇聯的外交人員，都能說中國話，不過讓考夫是負責招待我們的。「好啊，一定不客氣，什麼都找到他，」我笑着回答，「如果我打算學俄文，也請他教罷。」

將近十二點，讓考夫終於到了，滿頭大汗，看樣子他這時很忙；介紹見過，匆匆談了幾句，寶權兄說：「現在我也要走了！」我卻說不出什麼話。我們只緊緊地握了一次手。走到船舷那吊梯上，我們又握一次手。又和克留科夫握手，我忽然想起他說過「你回來時，我大概還在中國——」

上海或南京。」於是我便說，「再會罷，在南京！」接着，蘇聯駐滬總領事哈林先生以及塔斯社羅果夫先生等等，也都走了，一一握過手後，我忽然感到有點憂悶；是疲倦呢？還是感情太激動？我也不知道。不過船上確是熱得利害。

喫過午飯，我就到自己房裏休息。上船的時候，我穿了皮大衣，這時只穿一身棉毛衫褲，還是覺得熱，頭隱隱作痛，實在也睡不着。開了窗呢，風又太大，也不好受；而且這對於本來就在傷風的德社，也是不好的。

三點多鐘船開了。我站在船頭甲板上默數四望，想到從此以後，將有許多時候看不到中國的報紙和刊物，得不到朋友的音訊，不知道他們生活得怎樣，工作得怎樣，——這比什麼都難受。我看看吳淞口兩岸的景色，真有點依依不捨。

船上規定：五時晚飯，八時喝茶。我因頭痛，喫過晚飯就睡覺。房裏太熱，毛氈根本用不到，我們還把窗子開了三分之一。海上風狂，船身顛簸起來了，稍覺不適，可是人太倦，終於瞌睡入睡，直到次晨五時。

十二月六日，星期五。雖然經過一晚的休息。而我的頭痛仍未痊癒。這是向來如此的，一度頭痛接着總是幾天。風浪相當大，船身顛簸較昨天為烈，午飯時女客缺席者甚多。我雖然還在頭痛，而德社傷風也比昨天利害些，但我們飯食卻還照常。

到甲板散步眺望，茫茫一片，水天相連，不知道船這時到了什麼地方。猜想來，該已過了蘇北，而此時正在膠東半島以東的洋面罷？極目遠望，看不見任何陸地的影蹤，太陽光把海波曬成一片金碧，一切都復和平而可愛，但是我知道在西邊大陸上，在我的祖國，蘇北和膠東，這時正在砲火連天呢。

入晚風浪漸平，而房中水汀亦不如昨日之熱，夜睡甚安。

十二月七日，星期六。天氣很好，風平浪靜，頭痛已痊。上午已可見對馬島。下午三時過對馬海峽。船傍對馬島行，西望隱隱見有小島若干，那是屬於朝鮮的，對馬島甚大，但島上（至少在我們看見的這一邊）似乎很少人煙，也少樹木。五時，對馬島已在船後。天色漸黑。至此，全部航程已去其半。

八時半，船上有電影。片名「高傲的女郎」，乃十年前舊片。性質屬於喜劇。電影完畢，又到休息室聽斯洛鮑支考依先生的男低音獨唱。斯先生是寓居上海多年的蘇聯聲樂家，極負盛名。這次他同蘇聯，將去東京及其他城市表演。今晚他唱了三段，皆取自恰伊科夫斯基的同一歌劇：「金球繡履」。我不知歌詞云何，單聽他的嗓子，就覺得很好。唱完一段後，聽眾都熱烈鼓掌，要求再來一個，因此他接連唱了三段，都是他自己彈鋼琴伴奏。

十二月八日，星期日。上午雖然稍有風浪，但還不感到怎樣不舒服。午後風浪漸大，晚飯時

餐室中僅寥寥數人。入夜風聲如吼，船身顛簸，室中物件都滑走碰撞。又有如陣雨，簌簌地撲打着玻璃窗；我們房間的窗雖然關閉得那麼嚴密，依然要滲水，我們不得不用所有的毛巾來堵這「決口」。我們牀下本來是塞滿了箱子的，想不到這時候忽然空出一大塊，原來那些箱子好像也怕疊船，都擠得更緊了。最難處理的，是一張椅子，它像一匹發了野性的馬，跑來跑去，簡直無法控制，我打算捉住它，卻反被它撲了一交。後來，我們趁顛簸的間歇把這椅子捉住，禁閉在洗臉盆架和牀架之間，這纔稍安無事。我偶然到休息室隔窗外望，真使我大嘆一驚，原來天空是一色青蒼，月明如畫。但聽那吼聲，便知風力甚強，浪高數丈，白沫噴激如霧，而先前我以為打在窗上的是陣雨，其實只是浪花而已。

這一晚，到十二點以後，我們居然也倦極而入睡。但這一次的經驗使我們知道在海程中最可怕的還不是船身的顛簸而是船身的震動。在和風浪搏鬥的時候，好像因為憤怒，「斯摩爾納」時時猛烈地發抖。這種發抖的味兒，比什麼都難受。我們被這樣抖了一夜，第二天就覺得腰背發酸，好像全身的筋骨都被抖鬆了似的。

十二月九日，星期一。早上醒來，仍有騰雲駕霧之感，但其實海波已較昨晚馴順得多了。到餐室中用早飯時，突然看見所有玻璃窗上都厚積霜花，大出意外。後來這纔知道只經過一夜的時間，「斯摩爾納」已經全身披了一層冰甲。頭等艙外本有走廊，現在這長廊的兩頭都掛滿了四五

寸長的冰簪，宛如水晶的流蘇。十一時後，太陽光來了，向陽的玻璃窗上霜花漸漸消融，但窗棂上反而凝結起更厚的一層冰。

外邊雖然到處是冰，但室內是暖和的。休息室內因爲窗多，溫度略低，可是空氣也好些，在那裏反覺得清涼痛快。

十二月十日，星期二。昨晚就聽說今天上午可到海參崴。十一時左右已見大陸，高高低低的山峯都戴着雪帽。下午一時半到埠。但仍泊海中，等候海關檢查。乘這時候，我參觀了海上各部分。三時，海關人員來船上，開始查驗護照及行李。蘇聯海關的檢查據說是十分嚴密的。我看見同船來的蘇聯人員，內有高級軍官及外交官，都同樣受到嚴密的檢查，但對於外國人（同船來者尚有經過蘇聯返國之捷克人及南斯拉夫人）則客氣得多，故在當天六時，外國人的行李都已檢查完畢，而蘇聯人的，則在翌日下午六時尚未畢事。至於我們的行李，完全免除檢查，這也是他們特別優待文化人之處。

這一天，旅客們都未登岸，聽說岸上旅館客滿，還不如在船上多住一兩夜，船上亦照舊供伙食。夜十一時許，睡夢中又聽到機器轉動的聲音，這是船在靠碼頭了。起望窗外，岸上燈火萬家，並且房屋遞高，極爲美麗。海參崴跟香港一樣，瀕海有山，而山上亦頗多房屋。這晚上，船中水汀依舊在燒，然而毛氈已不覺暖，需要棉被了。聽說海參崴這幾天還不算很冷，僅零下十多